

周美玲 原著
侯纪瑄 改编

花漾



漓江出版社

周美玲 原著
侯纪瑄 改编

花 漾

漓江出版社
桂林

本书经台湾凯特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授权出版,非经书面同意,不得以任何形式任意重制、转载。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桂图登字:20-2013-057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花漾/周美玲 原著;侯纪瑄 改编. —桂林:漓江出版社, 2013. 8
ISBN 978-7-5407-6605-4

I. ①花… II. ①周… ②侯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146631 号

策 划:库文妍

责任编辑:库文妍

装帧设计:居 居

出版人:郑纳新

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

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政编码:541002

网址:<http://www.lijiangbook.com>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销售热线:021-55087201-833

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

(山东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 邮政编码:276017)

开本:880mm×1 230mm 1/32

印张:6.625 字数:90 千字

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23.8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。

(电话:0539-2925659)

边缘（序一）

周美玲

以前常有人说：“你怎么老拍边缘人物？边缘题材？”这样的批评，每每令我脸红且疑惑：边缘？什么是边缘？为什么你们口中的边缘，却是我生活的核心？

不论是性别边缘、岛屿边缘、国族边缘、死生边缘，我呼吸于其中、活在其中，那才是我真正存活之境。相反地，俗世世界反而于我是边缘。

《花漾》也是如此。

在注定成为一部古装片后，她自然而然朝着体制外发展而去：一个流放之岛、一群无名海贼、一楼神秘歌妓、一曲南管之音……

人鬼不分啊！何来边缘？！

迷离的氛围，把人心带往漂流的世界。在那边缘之境，人性残酷、人性直接，生命优美而暴烈。

我终于承认自己是个体制外的人，活在边境之中。唯一庆幸的是，还好我能不断创作。我只能把我的边缘状态幻化成故事、拍摄成电影，然后害羞地呈现出来；纵使与体质格格不入，常常令我害羞非常，但还好有电影，能让我躲在幕后，继续偷偷呼吸下去。

被命运摆了一道（序二）

侯纪瑄

《花漾》是电影导演周美玲的原创故事，我因为有幸成为小说作者，在完成小说之后，也有几句话想说。

《花漾》讲述的是一群歌妓与海贼，在一个流放罪犯的小岛上所发生的故事。它由一对双胞胎姊妹作为故事的核心，结合了爱情、亲情与人性三种元素，用爱情包装人性，又以爱情为赌注，来拯救亲情。为了拯救亲情，爱情变成试炼人性的筹码，而人性又如爱情般难以掌握，所以，爱情与人性掺互交杂，互为影响，以致故事中的主角，人人都被命运摆了一道。

“麻风”和“流放”是两个紧扣《花漾》故事发展的重要意象，它们分别代表了外表的丑陋与遗弃，古今中外，这是绝大多数的女人最恐惧的事情。《花漾》的情节，从头至尾都围绕着这两种意象跳双人舞，舞得那样撩动人心，荡气回肠。而麻风的治愈手段甚为残忍，积极检验着人性，有人坚持真心，有人拒斥真心，于是，故事就在南北极差的拉扯中，辩证何者为“真心”。

故事试探的是“心”，所以，人性的美与丑，就全被血淋淋的铺展开来，《花漾》里没有所谓真正的坏人，却造成了一大卡车的悲剧，谁叫“心”是世界上最不可靠的东西，承诺的当时，

人人都以为自己轻易就能负载，然而，面对命运的摆弄，如果没有坚定的意志，就会换来悲惨无比的下场。

花楼女子和海贼都认识这个道理，奇妙的是，即使知道，一旦自以为遇上真爱，还是会奋不顾身地投入。在《花漾》里，太过自信的人都受到命运的教训，不论是一方霸主或是饱读圣贤书的人，这自信就是过度天真地相信真心、真爱。可惜，“真心”不是个人单方面相信就能得到，它需要考验，唯有通过了残酷的考验，还愿意宽容相待，才够格成为真爱。

《花漾》的故事虽是虚构，仍有其时空背景，故事设定于明朝末年（一六二〇年前后）世界大航海的风潮之下。我故意在小说中模糊时空，不点明时代背景，唯其“真心”是故事辩证的主轴之一，而中国当时亦正处于“阳明心学”的极盛期，所以，笔者在填入人物的身世时，明显地将李二少设计为“阳明心学”的崇拜者，乐师文秀亦是“理学”熏陶下的产物，强调知行合一，知书守礼，除了对照歌妓、海贼（流放之岛岛民）的不相信真心之外，主要是为了讽刺这些满口真心、仁义道德的文人，最后却逃不过自己内心阴暗脆弱的一面。

那么，究竟什么是“真心”呢？在《花漾》里，只有刀疤和海鸢通过了真心的试炼，故事的吊诡之处也在此，是海贼通过了考验，而非读书人。但是，即使通过考验，也未必就是“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生活”的童话式结局，考验有时候会以死亡的形式出现，通过考验之时，亦是死亡来临之刻。

的确，爱需要最大的勇气。爱情不会永远像青春美丽的俏歌

妓，病丑与遗弃是爱情中最残酷的考题。或许拥抱麻风，就能拥抱爱情，勇敢，才足以获得真爱。（以下内容涉及情节，读者可自行斟酌阅读或略过。）

白小霜为了姊姊宁愿牺牲自己的爱情，因为她拒绝相信花楼里有“真心”这回事，结果她的算计失策，导致自己被流放。白小雪为了自己的病，善良得不愿伤害爱人，在妹妹的帮助、劝告下和所爱双宿双飞，最后惨遭误会，白忙一场。风流潇洒的海爷一生奉行生意第一，却在意外发现真爱后，舍江山爱美人，而遭致杀祸。文秀和李二少也都因为对自我过于自信，一个害人害己，一个终生逃不过内心的谴责。甄芙蓉在事业和丈夫之间先是选择丈夫，被丈夫抛弃后，对人性产生怀疑，导致爱她的人死于乱箭之下，痛哭后悔不已。花月娘唯利是图，待一场大火烧毁毕生的心血，才真正明白自己被从小养大的歌妓所骗。刀疤因为迷恋歌妓，屡被老大警告，甚至因为渎职致人丧命，最后却目睹老大为女人而死，颠覆了“爱情比事业重要”的价值观。

生命对每一个主角都开了重大的玩笑，没有人能毫发无伤地躲过命运的捉弄。

我震撼于白小霜用尽心机要救姊姊的深情挚意，姊姊比自己的性命重要，姊妹之情的刻画着实动人心魄。海爷率性为爱不计一切，是整个故事中最浪漫的桥段，美得令我写到后来都有心碎之慨。笔者最喜欢的是《终曲》，因为“流放”的概念被重新定义，生命中的某些误会，并非每次都有化解的机会，人生错过了，便无法重来，剩下的只有无尽的流放，在流放中得到救赎，或是

永世禁锢自己。

《花漾》还流露出一种扣人心弦的幻灭式美学，流屿是一处流放罪犯的桃花源，残忍的是，桃源之岛也有悲欢离合，《花漾》就是写下了毁灭前夕最美艳的那一刻。

花漾

目录 Contents

序曲	夜逃秘密	001
第一章	花漾双陪	011
第二章	姊妹感应	039
第三章	情迷歌妓	065
第四章	豪赌下注	083
第五章	麻风真相	103
第六章	真心海贼	147
第七章	流放人生	171
终曲	桃花风岛	193

序曲

夜逃秘密

花
森

烈火烧红了半片海岸，

那态势，像是迎接一个贵客般的隆重。

又一个大浪过后，礁石上已不见人影。

海水最后淹没了礁石，浇熄了鬼火，

只剩下一只绣鞋漂浮在水面上。

来不及成为红牌歌妓的小杜鹃，

将带着一个恐怖的秘密，永远沉入海底。

序曲

沿着小路远远地走去，就是通往约定的海边。

流屿虽然是一座四面环海的小岛，小杜鹃却是一年也去不到海边几次。对她这种从小家贫，被卖到“花漾楼”的人来说，到海边自由地看海赏海，本来就不是她的工作。

她的工作主要是服侍歌妓。简单地说，她就是帮歌妓做杂务的丫鬟，举凡歌妓生活上的大小事都由她着手，歌妓们并不是不会做这些杂碎的生活琐事，所有的歌妓当初也都是从小丫头一路熬煮磨炼苦学成艺的。可是，一旦她们成为歌妓，每日到教坊学弹乐器、唱腔唱曲就成了她们的主要工作，没时间再把心思力气耗费在繁琐的日常中。

而且，除了唱歌跳舞，她们还有更重要的工作——服侍上门捧场的客人。没有客人，就没有歌妓，没有歌妓，就没有花漾楼。没有花漾楼，出身贫寒的小杜鹃只能被卖到大户人家当婢女，遭人使唤一辈子，没有第二条出路。

运气好的话，被男主人看上成为宠婢，当个“通房丫头”。如果真的命好，最多被纳为妾侍，要成为正室妻子，是她小杜鹃连睡觉都不敢做的梦。她也听说有些丫鬟会被主人奸污，受到虐待或是再次被贩卖。

这些念头虽然一闪而逝，小杜鹃的心还是凉了一大截。燠热的七月半，蒸得她冒了一身汗。接近流屿的海边了，但是，她还闻不到海潮的腥味，海风的咸味，她的嗅觉可是很灵敏。小时候，穷到只剩白米可吃，娘就在她的白饭上洒点盐巴给她配饭吃，来到花漾楼以后，她就没再吃过盐巴配饭，可是，童年的那种咸涩涩的味道，怎么样也难以从记忆中吞下去。娘把她卖到花漾楼而不是大户人家，就是希望她的人生能有第二种选择，不单只是为奴，还有机会嫁人。因为一般主人是不会允许婢女结婚的。每个被卖到花漾楼的小丫鬟都是储备的歌妓，经过花漾楼的老板花月娘几年的训练和教坊乐师的调教，原本洒扫洗衣、奉茶端汤的小丫鬟，就脱胎成艺貌迷人的歌妓。

小杜鹃也在等这一天。她今年十二岁，到花漾楼才三年，论弦弹的技艺或身姿美貌，都还轮不到她，还不是她成熟开花的季节，她还需要一些时日，不用担心，她能等。

只是，这些日子以来，她逐渐发现，月娘要她上教坊学琵琶的时候少了，当姐妹姐妹们去教坊的时候，她常常被留下来整理她们的房间。小杜鹃不知道自己天生不是唱曲的料，记不牢曲谱，拉不开声嗓，认不得文字，偏偏她双手做事比拨弹琵琶还伶俐。依月娘的阅历，她了解小杜鹃就算使尽吃奶的力气去学习，最多也不过成个三流歌妓。

除非是花漾楼的红牌都嫁了，名声或嗓音弄坏了，或是有人染了麻风……这话可不能乱说，在流屿，不管是谁，一旦得了麻风病，一律要被流放大海。麻风病无药可医，不小心传染开了，

整座流屿都会遭受感染，死亡，甚至灭岛。

没有男人就没有花漾楼，歌妓是依偎着男人而生的职业。每天看着花漾楼的歌妓们迎来送往，耳濡目染之下，也难怪她小杜鹃从九岁来到花漾楼里，就懂了这层道理。

曲艺不精，花月娘补偿性似的把她派给目前花街的当头红牌，仿佛藏了一层意思：月娘还没放弃她。跟着红牌学得又多又快，还随时随地可以学。假以时日，她也可以升等为歌妓，不再当丫鬟。

当头的红牌是一对双胞胎姊妹中的姊姊——白小雪，她与白小霜姊妹二人同房，小杜鹃就服侍两个歌妓。在花漾楼里，还没有哪个歌妓胆敢向花月娘要一个专属的丫鬟。要真有，月娘也不至于吝啬不给，通常那样的红牌，不消一年就会被巨贾富商买回家作妾侍，因此，花街里的红牌歌妓轮替的速度向来极快。丫鬟要随歌妓走人或是留在花漾楼，价钱自然也是两样，花月娘的算盘一向拨得精准，没有做过赔本生意。

但是，歌妓很少带走丫鬟，怕的还是小丫鬟在烟花巷里待久了，有样学样，又比歌妓年轻，以防日后色衰被老爷、少爷看上了，恐怕妾的地位也要降级。

夜这样黑，仅有月光为她照路，月光亮在小杜鹃的一双绣花鞋上，像一双没有脚的鬼魅，幽幽地飘着。

她要是真能飘就好了，可以省点力气走路，都快十三岁了，她还没这样赶过路，汗湿透了她的薄棉布衫子、胯裤，还有手上提着的布包袱，要是少了包袱，她的脚步或许能再快一些，但是，她怎能丢下包袱，那是她仅有的家当。

虽是服侍歌妓，她平常做的也不是粗活，最多擦擦抹抹屋子，晒洗衣裳，不挑水、不生火，和厨房的长工比起来，她又高了一等。她的手皮糙归糙，脸皮还是娟秀细嫩，身子也是小骨架，将来她还要穿上戏服唱曲，才不要一辈子为人作嫁。

此刻，她才觉得为人作嫁，也没有赶这趟路来得累。没办法，绑过的小脚就是走不快。尤其在这大热天，也不知道赶了多久的路，海边也许近了，一阵阴爽爽的风迎面袭来，虽然天黑了，还是吹出了她一身热汗。她忽然想起小时候娘每回见她性子急，就说：“赶什么赶？又不是去见阎王？”

这一会儿，她突然笑了。确定海边近了，原本的碎石路踩起来变得崎岖不平，更难于行走。她的脚隐隐刺痛着，薄薄的鞋底耐不住大块石头的折磨，小杜鹃稍不留神，踉跄了一下，她的脚似乎扭伤了。但是，她没有时间停下来休息，忍着脚伤喘呼呼地继续赶路。

渐渐地，她听到了海水拍打礁石的声音，一阵又一阵的白浪水花在她眼前涌动，覆盖了她的黑瞳仁。举目望去，黑压压的大海就像一只张大了嘴的恶鬼，准备将她吞噬。小杜鹃已无路可走，她踏上了最大块的礁石，波涛占满了她的视线，终于来到了约定的地点。

知道前方再也没有路，小杜鹃吁了一口气。原来刀疤还没来。她刚才是走快了，到后来甚至小跑了起来，她也不明白自己为何要这样张皇地赶这趟路，一定是下午发生的事让她过度惊吓，她现在还没有从那惊吓中回过神来。

浪越拍越高，她置身在一片漆黑中，被一团白浓浓的泡沫包围着，如果现在是白天就好了，她相信这片美丽的海景一定可以掩盖她下午看到的恐怖景象。

她还没有仔细地看过海。透过高远的月光照射，海看起来像花月娘身上穿的高级丝绸，她摸过，滑柔没有接缝，那种纤柔的触感，就算让人溺毙其中也无怨无悔。如果，真有那样高贵的死法。

小杜鹃揣紧身上的包袱，蹲下来把手浸入海水中，是温的，与她的想象有出入，却带给她一丝微小的喜悦，海水并不像丝绸那样冰冷。

但是，她现在不愿意想到死的问题。站在这里，她就不会死。刀疤会来接她，她要坐船出流屿，上哪儿去？还不知道，反正小霜都安排好了，她尽管坐船出海。她身上抚着小霜给她的绣荷包，荷包里有一笔足够的银子让她在另一个岛上生活。

另一个岛，可能是另一个流屿，会有另一条花街。到时候，她就不再是花漾楼的小丫鬟了，而是另一个艺阁的歌妓，有一天，她也会成为红牌，像她今天下午还服侍的花街第一歌旦白小雪一样，在某个不知名的艺阁里，主唱自己的人生。

小杜鹃明白了，她刚才之所以那样卖力地赶路，并不纯粹为下午看到的事情害怕，而是有另一个希望之岛在等她。不过，她也提醒自己，要先保住这条小命。小霜急着连夜将她送出海，无非是怕她去跟其他歌妓、丫鬟嚼舌根，万一事情张扬出去，花街当头红牌的命就难保了。

今天下午，小杜鹃发现了白小雪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。

小杜鹃打了一个冷颤，心里毛骨悚然，脚下的绣花鞋却传来一股温暖的流动。

她看到远方的海面，燃起了一道火光，一定是船到了。刀疤来接她了，小杜鹃掩不住兴奋的心情朝船的方向挥手。但是，太暗了，船上的人根本看不见她。

小杜鹃不自主地拿出包袱里的绣荷包，金黄底绿喜鹊图案的荷包里，闪闪发亮的银子就像白色的浪花那样漂亮，吸引人。

“喂，刀疤——”小杜鹃用力喊，海浪的声音太大，不大声点，刀疤肯定听不见。

远处的火光越来越近，她迅速收好荷包，随手塞入包袱内。不料，那船却熊熊烧了起来，小杜鹃仔细一看，原来是放水灯的纸船。唉呀！敢情今天是七月十五，怪不得月亮特别光。

不是来接她的船，小杜鹃有点失望，刀疤的动作也太慢了。

突然，只见一艘艘水灯在海上飘摇晃荡，火光点点由远而近，流火般漂浮在四周海面。

小杜鹃这才感到脚下湿了，海水早已淹没她的绣花鞋，淹过她的胯裤脚，袭上了她的小腿肚。她茫然一个转身，才惊觉已无路可退。

大潮卷上了她站立的大礁石，一笼一笼的中元水灯，朝她逼近，海面仿佛烧了起来，那样金光灿烂，令人又美又惊。

她中了双胞胎歌妓的计，不，是妹妹白小霜的计。

一道巨浪翻上暗礁，打上了小杜鹃的腰肢。一个不留神，小杜鹃脚一滑，看见自己穿着一袭轻盈的薄纱，舞动着曼妙的身材